《黑暗崛起》五部曲的多重空间与民族共同体书写

姜淑芹

(四川外国语大学 外国语文研究中心,重庆　400031)

摘　要:《黑暗崛起》五部曲是英国奇幻小说家苏珊·库柏在冷战时期的代表作。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大英帝国分崩离析,急需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民族信心。库柏继承了托尔金建立的传统,通过盎格鲁·撒克逊本土神话来构建民族共同体。故事设置在二战中遭受轰炸的白金汉郡地区、亚瑟王出生的康沃尔地区和凯尔特文化浓厚的威尔士山区。在这三个很容易唤醒英国民众集体无意识的真实地理空间里,作者又通过书写文化记忆符号,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空间,让主人公历险到过去,从亚瑟王等传统英雄中汲取力量,构建出具有强大意志力的心理空间,激励民众走出内心恐慌,建立起新的自我身份与民族身份。

关键词:《黑暗崛起》;空间;文化记忆;民族共同体

中图分类号:I561.07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6414(2023)02-0065-10

0　引言

《黑暗崛起》(*The Dark is Rising*)五部曲是奇幻小说家苏珊·库珀(Susan Cooper)的代表作,包括《大海之上, 巨石之下》(*Over Sea*, *Under Stone*)、《黑暗在蔓延》(*The Dark is Rising*)、《绿女巫》(*Greenwitch*)、《灰国王》(*The Grey King*)和《树上银花》(*Silver on the Tree*)。该系列作品问世后斩获多项文学大奖,其中第二部《黑暗在蔓延》获得美国纽伯瑞儿童文学奖银奖,第四部《灰国王》获得金奖,作者也因此获得了美国图书馆协会玛格丽特·爱德华兹青少年文学终身贡献奖。五部曲创作于 1965 年至 1977 年,这段时期两次世界大战的硝烟虽已散去,但战争带给英国民众的伤痛却难以磨灭。更糟糕的是东西方两个阵营之间爆发了冷战,双方在经济、政治、社会和文化方面都处于严重对立的状态。冷战时期的英国社会充满了冰冷的恐惧,国内经济停滞,通货膨胀,失业率居高不下,外来移民和工人不断发生暴动,海外殖民地也纷纷宣布独立。文学史家布拉德伯里(Bradbury,2004:416)称 20 世纪 70 年代为“冰时代”,是对这种社会状态的精准描述。这个时候的大英帝国急需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民族信心。

民族是个比较宽泛的概念,学界有各种不同的解读。在《想象的共同体》一书中,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从民族情感与文化根源出发将民族定义为“一种想象的政治共同体”(Anderson, 2006:6)。他认为即使在最小的民族里,大多数成员也无法见面或知晓,但每个成员都能想象与他人的交流,而文学作品则通过景观书写等方式为再现这种想象的民族共同体提供了技术手段。景观作为一种审美、习俗和意识形态秩序的体系,“在政治、文化和民族身份建构中发挥着

收稿日期:2022-11-25

基金项目:广州市哲学社会科学“十四五”规划共建课题“当代英国奇幻小说的游戏精神研究”(2021GZGJ240)的阶段性成果

作者简介:姜淑芹,女,四川外国语大学外国语文研究中心教授,博士,主要从事英美文学研究。

引用格式:姜淑芹.《黑暗崛起》五部曲的多重空间与民族共同体书写[J].外国语文,2023(2):65-74.

重要作用”(逯阳, 2021:38)。英国民族学家安东尼·史密斯(AnthonySmith)在论述西方模式“民族”概念时则认为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共同构成了民族景观,提出共同的神话传说和历史记忆是民族认同的基本特征之一(Smith, 1999:13)。在英国奇幻小说发展史中,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伴随着帝国力量的削弱,开始了整理英国本土民间故事的浪潮,包括罗宾汉、亚瑟王、英国北部和爱尔兰诸王的故事等。列维与门德尔松(Levy and Mendlesohn, 2016:83)认为这些文本培育了一种新的“英国性”,提倡回归“盎格鲁·撒克逊”特性,找到英伦诸岛各民族的共通性,并吸取其他故事的营养,催生了新的奇幻形式。托尔金的《魔戒》系列将这一浪潮推向了高峰,努力创造属于英国自己的神话传统。库柏的《黑暗崛起》系列沿着托尔金的道路,构建具有英国特色的地理空间、历史空间与心理空间,打造独特的“英国性”,激励民众走出内心恐慌,建立起新的自我身份与民族身份。

1 地理空间

当代英国文化地理学家迈克·克朗(Mike Crang)提出的文化地理学研究人类生活的多样和差异性,研究人们如何阐释和利用地理空间,即研究与地理环境有关的人文活动,研究这些空间和地点怎样保留了产生于斯的人文活动,他认为地理空间不是一种个体的特征,而是反映了一种社会,或者说是文化上的信仰、实践和技术。文化对于不同地区的人有着不同的意义,因此“国家会通过某些特定的象征物来树立一个民族的特定形象”(克朗,2005: 6)。在《景观、自然和国家:从英国文艺复兴到美国新世界》一书中,肯尼思·欧利文(Kenneth Olwing)则用“景观”概括被政治化的自然和环境,赋予自然环境以情感,把它们和国家、民族身份联系起来(Olwing, 2002:16)。欧利文视景观为一个不停演变的动态概念,通过分析景观的“潜文本”(即地理景观本身),呈现出在历史进程中构建民族身份的地理叙述。库柏在《黑暗崛起》五部曲中对于地理空间或者说地理景观的选择融合了对英国特定民族形象的展现。她将故事发生的背景设置在了白金汉郡、康沃尔和威尔士这三个地方,通过展现最具有代表性的英国风景和英国经历来唤醒集体无意识,构建英国民族身份。

白金汉郡是库柏的出生地,位于英格兰的东南部,距离伦敦 30 英里左右。白金汉郡历史悠久,从新石器时代开始见证了英格兰每一个阶段的发展。二战时期,白金汉郡遭到过严重的轰炸,库柏的家恰好在一条主铁路线和炮位附近,幼年的她可以清晰地听见德军空袭的声音。库柏和弟弟在德军轰炸的阴影下长大,这段人生关键时期感受到的慌乱、恐惧与迷惑成为她记忆深处不可磨灭的印记,在回忆录中她曾经写道:“我知道我的想象力,还有一切潜意识里坚持的东西都是由儿时的战争体验塑造出来的。”(Cooper,1996:138-139)这也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集体体验,七八十年代的很多作家们都写过散文、回忆录、自传等回忆童年时的战争体验,包括加纳(Alan Garner)、利弗里(Penelope Lively)、梅恩(William Mayne)、韦斯特(Robert Westall)、琼斯(Diana Wynne Jones)等。作者把黑暗势力的崛起地设置在白金汉郡,可以说是对战争留下的隐秘创伤的表现。同时,作者也把光明阵营的六道圣符隐藏地设定在了这里,寓指这片土地历经创伤,必将重生。

泰晤士河是英国文化的象征,它流经白金汉郡,在书中反复出现。在第二部故事的开头,主人公威尔·斯坦顿在 11 岁生日的早上往多森农场走,“那条小路从他们脚下的那条路分了出去,叫教堂路,它两边分别是乌鸦林和墓园,一直通向小教堂,然后一直延伸到泰晤士河那边。”(库柏,2008b:5) 在回家的路上,威尔感觉“后面的乌鸦叫声逐渐消逝,变成不祥的咕哝声,就像春天泰晤士河涨水时的声音”(库柏,2008b:12)。当威尔在静止的时光中穿梭回到过去时,泰晤士河再一次作

为地标出现,“周围到处都是蔓延的树枝,一直到山谷的平地,唯一的例外是南边泰晤士河流过的地方,弯弯的河道在这白色的森林海洋里成为一道静止的波浪,那形状让人觉得好像河比原来宽了似的。”(库柏,2008b:26)到故事的最后,梅里曼身后的橡木大门慢慢合上,“一缕黄白的光芒中,太阳在猎人谷和泰晤士河谷上升起。”(库柏,2008b:315)作者通过描写不同阶段泰晤士河周围的地貌反映了英国历史的变迁。不管时空如何变换,这条在英国人心目中有着神圣意义的母亲河一直在那里,生命力流淌不息,激励人们重振信心,战胜恐惧。

故事中的第二个重要地理空间康沃尔位于英国西南部,是库柏小时候一家人常去度假的地方。在第一部《大海之上、巨石之下》的开篇,德鲁家的三个孩子跟随父母到康沃尔南部的小渔村特里维西克度假,住在梅里舅公为他们租住的一幢古老的灰房子里。跟随德鲁家孩子们的目光,库柏如此描述了康沃尔的风景:“沿着山下狭窄蜿蜒的街道,特维斯克村似乎在它那些灰色的石板屋顶下沉睡。小小的正方形房屋的白墙将汽车的吼叫声反弹回来,花边窗帘后是一片寂静。海水在午后的阳光下泛着涟漪,闪着金光,在码头的驳岸,小帆船在它们的停泊处快速地颠簸着,还有一整排康沃尔人的渔船……”(库柏,2008a:8)这是一幅典型的英国小镇风景画,让人感受到独特的英国海岛风情。更重要的是,相传康沃尔是亚瑟王的出生地,在故事中也是圣杯和神秘手稿两样圣物的隐藏地,为它增添了更多历史和神秘气息。“亚瑟王传奇”在英国深入人心,是很多文学作品的创作母题。第一部中的梅里舅公就是梅林的化身,他带领孩子们到达住处后,告诉他们“现在你们在康沃尔了,真正的康沃尔。眼前就是罗格里斯”(库柏,2008a: 7),西蒙没搞懂罗格里斯的意思,但崇拜亚瑟王的巴尼却明白,他告诉西蒙他的意思是“西方之地”,是康沃尔在亚瑟王时期的名字,之后作者插入了一段抒情的文字:“从开始认字读书起,巴尼最崇拜的英雄就是亚瑟王和他的圆桌骑士们。在他的梦里,他经常作为圆桌骑士的一员参加一些想象中的战斗,拯救美丽的贵妇人,杀死背信弃义的恶骑士。他一直盼望着来到西部乡村,这给他一种奇怪的感觉,觉得从某种意义上它是在回归家园。”(库柏,2008a:7)库柏借故事中的人物表达出她自己的感受,也是千千万万英国人的感受。

随着故事的演进,第四部《灰国王》和第五部《树上银花》故事的发生地以及圣物金竖琴的隐藏地设置在了威尔士。库柏儿时因为父亲突然离世,曾经和母亲一起居住在外祖母所在的威尔士的一个小渔村。库柏上大学之后又举家从英格兰迁到了威尔士,并在那里生活了 20 年。白金汉郡的家因为战火充满了喧嚣与骚动,而在威尔士,她找到了自己的根。在《我与威尔士》中,库柏曾提到自己完全被它迷住了,迷上了它的山川、海岸和村庄,就跟中了魔咒一样。在这里她找到了归属感,自己的地域、自己的种族的感觉,喜欢上这里独特的神话、传说和异质性,这也是威尔士对于英国的意义。“几百年来一个又一个种族在这些岛屿上繁衍生息,他们不断地被嗜血的侵略者们往西驱赶,而威尔士是我的祖先们被赶回去却从来没被赶出去的地方,因此它就是家。”(库柏,1983:80)在《灰国王》中,库柏借由主人公威尔初到威尔士的所见所感回忆着她心中的威尔士小镇景象:

威尔蜷缩着坐在越野车的前排,他向外凝视着灰蒙蒙的小镇,两边是整齐的矮树丛,外面是一片开阔的原野,更远处是朝着天际延伸的绿色山峦,灰色的天际由于雨雾变得朦胧一片……这段道路在这里很狭窄,就像一条隧道,两边长着茂盛青草和矮树丛的高坡时隐时现,就像绿色的山墙……前方,随着蜿蜒的山路,辽阔的天空显露出来,短暂地从树丛中透出,一群更高的灰色山峦隐约出现在远方,又消失在一片乱云之中。(库柏,2008d:6-7)

威尔士是英国的大后方,它的历史比英格兰更加古老。公元前 1000 年时,凯尔特人从欧洲大陆

中部来到这里,也带来了丰富多彩的凯尔特神话。相对于英格兰的繁荣与都市化,威尔士拥有不受污染的自然美景以及千变万化的地理景观,境内处处是原乡之美,有三座国家公园,数百座城堡,巍峨的护城墙与幽深的地下密道,是孕育公主王子、巫师飞龙等神话故事的摇篮。

“地理以其特有的空间属性、气候物产、风土人情等物质基础,可有效激发地理空间经历者的认同情感”(刘立辉,2020:150),赋予居住或经过这些空间的人以特殊的身份特征。地理空间承担着储存和唤起个人与集体记忆的作用,白金汉郡、康沃尔和威尔士这三个地方不仅在风景上具有典型的英国地理特征,还承载着共同的英国传统和记忆,形成一种“关于英国民族身份的怀旧话语,呈现过去,使历史在场,从而表现民族身份的连续性”(Baucom, 1999:5)。自然景观不是纯粹物质化的自然景色,而是被赋予了历史意义,历史化了的自然景色。

2 历史空间

民族景观由自然景观和历史景观共同构成,历史景观总是与民族共同体历史上的人物、事件联系在一起。关于历史与空间的关系,德国文化学家阿莱达·阿斯曼(Aleida Assmann, 2016:44-56)认为:“历史的绘画展厅里时间变成了空间,确切地说:变成了回忆空间,在这个空间里记忆被建构、被彰显、被习得……时间和空间的维度,民族的历史和领土被融合在一起,成为一道民族的记忆风景。”在《黑暗崛起》系列故事中,库柏一方面细腻地书写了自然景观,另一方面也呈现了丰富的英国民族历史景观,通过对历史英雄人物与神话传说的共同回忆表达了民族共同体认同的愿景。故事的基本框架是光明与黑暗的对立,主体以亚瑟王传奇为线索,融入了大量凯尔特民族特有的象征和符号,主要包括圣杯、石中剑、王者之剑以及光明的六道圣符等。

相传圣杯是耶稣基督在最后的晚餐中使用的、由玉石雕琢而成的杯子。耶稣被钉在十字架上时,他的门徒约瑟曾用这只杯子接住耶稣流下的鲜血。不过到了亚瑟王的传奇故事中,圣杯全部是金质的。在一次亚瑟王的圆桌聚会上,一阵电闪雷鸣后突然闪现一缕阳光,圣杯出现,巡行一圈后消失,给予所有的骑士前所未有的愉悦体验。于是所有的骑士都发誓要出去旅行寻到圣杯。骑士们或出于自愿、或接受王命,出发踏上寻找圣杯的旅途。然而只有最纯洁的骑士加拉哈德最终找到并捧起圣杯,在他捧起圣杯的刹那,无数光辉的天使降临,将他的灵魂迎入天堂。圣杯融合了基督教与凯尔特传说,是理想的骑士精神的象征。在第一部《大海之上、巨石之下》中,康沃尔面临黑暗的威胁,梅里舅公告诉孩子们他们要寻找的圣杯“依圣杯样式铸成,杯壁上记载着不久即将为人所淡忘的所有关于亚瑟王的真实故事。每面杯壁均讲述亚瑟在上帝的帮助下战胜的一桩邪恶,直至最后战胜一切邪恶。最后一面杯壁显示的是成功的希望,还有亚瑟重新归来的证据”(库柏,2008a:106)。娓娓道来的叙述令读者们体会到圣杯是衰落中的国家击败黑暗的最后希望,圣杯的再现必将带来光明的未来。

王者之剑是亚瑟王传说中的魔法圣剑,可以称得上是后世骑士文学中英雄配持著名宝剑传统的滥觞。亚瑟在年轻时拔出的石中剑在与佩里诺尔王决斗时因违反骑士精神而后断裂,失去了圣剑的亚瑟王非常悔恨,于是大魔法师梅林指引他来到了圣湖旁,湖中的仙女手握着一柄宝剑,将其举出水面。国王划船来到湖中,他从湖之仙女那里得到被称为“王者之剑”的圣剑,此剑是精灵在阿瓦隆所打造,剑锷由黄金所铸、剑柄上镶有宝石,并因其锋刃削铁如泥,所以湖之夫人以 Excalibur(古凯尔特语中“断钢”之意)给它命名。王者之剑是《黑暗崛起》系列中水晶剑的原型与“父”剑。

王者之剑能够协助亚瑟王击退强大敌兵,《黑暗崛起》中的水晶剑是亚瑟王的儿子勃兰的专属圣剑,助力他取得与黑暗势力终极之战的胜利。在第五部《树上银花》中,梅里曼如此描述水晶剑对于光明阵营的意义:“我们有水晶剑,而他们没有。虽然这也是一把双刃剑,光明阵营和黑暗阵营都可能拥有它,但当初它确实是为光明阵营打造的。如果勃兰能够安全保护这把剑,如果圣符环可以保证勃兰的安全,那么一切都会顺利,在仲夏树长高的地方,首领之剑必将征服黑暗。”(库柏,2008e:340)水晶剑带给读者以一种遥远却熟悉的感觉,也令他们确信它的威力必将使光明阵营取得最后的胜利。

除了圣杯和水晶剑,库柏还设计了一个一分为四的十字圆环作为光明的圣符与威尔的出生标记。这是个特殊的凯尔特符号,代表“凡人的生命——象征死亡的交叉十字线被象征永生的圆圈包围”(Graeme,1991:49)。圣符联结着凡人与永生,或者说可以赋予凡人永生般的强大力量。在第二部《黑暗在蔓延》中,光明阵营有六道蕴藏这巨大能量的圣符,形成圣符连环后能够激活光明的力量。威尔的使命就是赶在黑暗势力在第十二夜达到高峰之前找到光明的六道圣符,形成圣符连环,阻止黑暗崛起。梅里曼是这样告诉威尔的,“首先你要找到并保卫光明的六个重要的圣符。圣符是永生者几个世纪以来打造的,只有当轮回圈完成的时候才能形成合力。你是寻找圣符的人,威尔·斯坦顿。这是你的命,你的第一个任务。如果你能完成这个任务,你就会把三股伟大的力量激活,永生者们可以靠它们打败黑暗。”(库柏,2008b:54)梅里曼抑扬顿挫的话是对威尔的召唤,也是一种战斗的呐喊声。威尔开启了寻找圣符的艰难历程,穿梭于不同的历史时间与空间。其间他遇到了以各种不同形式出现的邪恶势力,幸运的是有了圣符的护佑、其他圣者的帮助以及自己的强大意志力,威尔最终成功地完成了使命。作为凯尔特象征的光明圣符联结了威尔、光明与胜利,也鼓舞着英国读者的民族自信与必将克服困难取得胜利的信念。

除去上述的具体物件,库柏还在故事中融合了典型的英国节日及仪式以唤起读者的集体文化记忆。在《宗教与文化记忆》一书中,扬·阿斯曼(Jan Assmann, 2018:47)提到了节日之于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的意义,“由于定期地再现,节日和仪式提供了建立身份认同的知识的传授,并因此使文化身份增值”。文化记忆保存的是集体的知识,“在‘记住的过去’和‘记忆的历史’的共同作用下,文化记忆就成了对久远过去的一种集体理解和集体建构”(赵静蓉,2015:12),它确保文化的连续性,通过各种仪式的重复被呈现给后代的人们,对整个民族随后的历史起到重大的影响作用。

在《黑暗崛起》系列故事中,各种传统英国节日及其庆祝或者纪念仪式贯穿其中。在第一部《大海之上、巨石之下》中,库柏详细描绘了英国夏日的传统节日狂欢节(又称收获节):伴随着震耳欲聋的鼓乐声,一群群身穿蓝色制服的乐队成员,戴着面具游行,一边假装用彩带装饰的棍子敲打行人,围观的人们则盛装打扮、随着游行队伍一起嬉笑歌舞。弗洛拉舞曲、赫尔斯顿狂欢舞、加冕狂欢节女王等仪式更是细腻地体现了英国传统节日的地方特色。在第三部《绿巫师》中,绿巫师的制作是英国凯尔特传统节日五朔节中的一个仪式。梅里曼告诉孩子们,“制作绿巫师是一个延续至今的古老春季仪式,它是为了迎接夏季的到来、祈求渔业和农业丰收的魔法”(库柏,2008c:28)。最后一个故事则开始于仲夏日。根据英国的传说,人们会在这个晚上有奇异的经历,可能进入魔幻世界,恰好与故事中五个孩子在这个时间点进入魔幻世界的情境相符。

在阿斯曼的文化记忆传承体系中,“庆典和仪式是无文字社会用来把文化内涵的扩张情境制度化的最典型的形式”(张德明,2001:73)。现代社会中很多传统的仪式渐渐消失,文学叙事通过再现

符号化的历史,参与民族文化共同体的建构。文化记忆具有历史性与共时性,《黑暗崛起》五部曲通过历史传说、英雄故事、象征符号以及传统节日等唤起具有英国特色的民族集体记忆,使记忆在读者的心理空间获得重生,从历史中汲取力量面对现实问题。

3 心理空间

在《文学的空间》一书中,法国小说家和文学评论家莫里斯·布朗肖(Maurice Blanchot, 2003:138)提出:“文学空间并不是一种外在的景观,而是一种深度空间,其生成来自作家对于生存的内心体验。在那里所有的一切都返回到深刻的存在。”《黑暗崛起》五部曲的创作背景是冷战,表现的基本问题是恐惧,这是库柏本人的内心体验。她童年的阴影是战争带来的恐惧,给予她力量的是古老的威尔士神话和传说,这套书反映的是她“童年挥之不去的东西,是对神话和传说终生的迷恋,还有整个英国的多维度历史”(Hand, 2003:240),而她个人的经历恰恰具有时代的典型性特征,她的探索上升到了民族精神与国家意识层面。

冷战虽然是美苏之间的争斗,但对英国社会的影响也极其深刻。从二战结束同盟军解散后英苏之间就一直间谍战不断,1945 到 1950 年发生了“剑桥间谍案”;1960—1971 年间 27 名外交官遭到英国驱逐;1971 年又有 105 名驻英苏联外交官因涉嫌从事间谍活动而遭到英国驱逐(陈兵,2013:129)。间谍事件不仅是军事与外交事件,间谍的独特性在于其隐蔽性,这就迫使每个人对周围的一切都保持高度的戒备与拒斥心理,这是对内心安宁的极大破坏。在二战期间,英国媒体曾对国内民众大肆宣传过“第五纵队”的可怕,发布的宣传画中描述愚蠢多嘴的英国人在公交车、咖啡馆、甚至电话中与密友交谈时无意中泄露了军事机密,全然不知自己的同伴其实拿着纳粹的工资。相对于战争造成的“热恐惧”,这种无形的恐惧更为可怕,因为敌人无处不在却又无踪无迹,容易造成心理学中所说的“解离”现象(赫尔曼,2015:8),即当一个人感到彻底的无能为力,任何形式的抗拒都已经无望时,他可能进入屈服放弃的状态,自我的感觉通道全部停顿关闭。与托尔金故事中的打斗场景相比,《黑暗崛起》系列中光明与黑暗进行的更多的是意念力的较量,库柏通过“对场景与气氛的工笔细描,对人物心理感受的细腻刻画,对很多超现实形象的色、光、影、神、意等做质感呈现”(李利芳,2008:391),在心理空间中教会孩子们依靠信念和爱的力量战胜恐惧。

黑暗在现实生活中蔓延,带来的最直接感受就是“冷”。汉森和诺伯格(Hansson and Norberge, 2016)对系列第二部《黑暗在蔓延》中与冷相关的词、句和意象进行系统研究,统计出故事中“冷”出现了 185 次,“害怕”“恐惧”等词也频频出现。孩子们恐惧的来源是隐藏在身边的黑暗力量,他们伪装成邻居、朋友、仆人,但孩子们的内心能够感受到一种不安。比如在《大海之上、巨石之下》中,简拒绝去游轮上玩耍就是因为“满面微笑的威瑟斯先生和他的妹妹都给她一种奇怪的心神不安的感觉”(库柏, 2008a: 59)。孩子们研究地图的时候,威瑟斯小姐突然出现,“一股巨大的恐惧的波浪裹住了巴尼……简满心恐慌,她突然间对这山坡上的寂静和空旷感到恐惧”(库柏,2008a:137)。他们果然是黑暗的仆人,这正是冷战时期间谍战的反映。孩子们该如何克服恐惧,对抗这些无孔不入的邪恶力量呢?梅里舅公给他们讲了亚瑟王的故事,并且指出为什么亚瑟王拥有强大的力量,他说:“有了信念的支持,他自然会拥有很强大的力量——以至于在那些逐渐成熟起来的故事里面,人们传说他有魔力相助。其实,魔力只是一个词语。”(库柏,2008a:102)这里传达的信息非常明确,所谓的魔力不过是信念的力量。后来,巴尼在黑暗的石洞中寻找圣杯时感受到黑衣人和黑暗力量的威

胁与逼迫,害怕得打冷战,这时他想起了梅里舅公,把自己想象成白德文骑士,披戴着全副盔甲守护着亚瑟王最后的嘱托,于是他就拥有了力量,继续往前走,终于找到了圣杯。在故事高潮部分,黑斯廷斯与巴尼对峙,想要运用意念力控制巴尼,抢夺他手中的圣杯,幸运的是巴尼用自身的意念挡住了打入他眼睛里的那股力量,最终赢得了胜利。

在第二部中,主人公威尔从一开始就对身边扑朔迷离难以辨认的黑暗势力感到迷惑与惊恐。比如农场的帮工玛吉·巴恩斯看似是和善可亲的纯朴农场姑娘,实际上却是黑暗阵营中的小女巫,试图用诡计与魔法抢走主人公威尔身上的光明圣符。伪装成爸爸朋友的梅多森先生也是黑暗势力派出的邪恶使者。但是作为圣者的威尔不断成长,他通过学习增强自己的意念力最终击败了黑暗力量对他的心理控制,克服了恐惧。书中描述威尔穿过时空大门进入到时光隧道后,梅里曼首先教他的就是认识自己的超能力,即使用意念力。他首先演示了自己进入威尔大脑中画面的能力,然后让威尔练习往自己的大脑中输送画面,最后让他练习了用意念力熄灭和点燃蜡烛。随后他们受到了来自黑暗力量的攻击,它首先伪装成威尔家的两条狗,发出心碎、哀求、绝望的呜呜声,引诱威尔去开门,接着又伪装成威尔妈妈悲伤求救的声音,威尔不顾梅里曼和圣夫人的警告,惊慌中想要去救妈妈却烫伤了自己,成为一个提醒他的印记,使他认识到敌人的狡诈。梅里曼和夫人告诉威尔,黑暗势力想趁他没长大的时候控制他,他们使用的情感欺骗失败了,但是还会使用别的情感诱骗他,他们强调,“一定不要恐惧,你们会经常受到恐吓,但是千万不要害怕他们”(库柏,2008b:60)。但是接下来在黑暗发起的又一次进攻中,威尔鲁莽地离开了他、梅里曼和圣夫人组成的三人连环,导致夫人受到重伤。威尔感到很内疚,梅里曼告诉他“他们控制了你,因为你缺乏耐心和希望”(库柏,2008b:66)。后来威尔在梅里曼的指引下学会了圣语,记住了《魔幻文法书》中的各种知识,变得越来越冷静理智,所以在圣诞节礼拜结束后在教堂中迎战黑暗时终于战胜了自己的恐惧。文中这样描述威尔的思想活动:

威尔又一次无助地意识到,作为一名圣者要在关键时刻到来之前就得很成熟了,因为他现在感觉到的恐惧比他在阁楼里床上感觉的莫名恐惧还要强烈,比黑暗在大厅里注入他体内的恐惧还要强烈。这一次他的恐惧是成人的恐惧,源于过去的经历、自己的想象和对别人的担忧,这是最可怕的一种恐惧。他意识到这一点的时候,也明白了只有靠他自己——威尔,才能克服自己心里的这种恐惧,这样的话圣者连环就能得到巩固并击退黑暗。(库柏,2008b:185)

经历了这些之后,威尔建立起了强大的意志力,也就拥有了抵抗黑暗的威力。可以说,借由书中孩子们尤其是威尔(威尔“will”的名字本身就指意志)的成长,库柏传递给了读者在学习和斗争中锻炼强大信念和意志力的重要性。

另一方面,库柏也传递了用信仰和爱来救赎孤独与绝望的主题。第三部《绿巫师》故事的大框架仍然是光明寻找击退黑暗的重要信物的追寻之旅。对于斗争的双方而言绿巫师的作用举足轻重,因为破解圣杯秘密的手卷落入了她的手中,哪一方能够取得胜利取决于她选择把秘密交给光明还是黑暗。但库柏在《绿巫师》中关注的要点却不是绿巫师看似的强大,而是她内心的孤独。绿巫师明白光明与黑暗的意图都不过是利用她,而人类虽然制造了她,但其实也是出于自私的目的,她说:“他们只是满足自己的需要罢了。虽然他们给了我一个形体,但他们不过是在制造一个祭品,就像古时候,鸡、羊甚至人类都可能被屠杀献祭一样。我是一个祭品,永生勇士,仅此而已。如果他们认为我也有生命,他们也会杀了我,就像他们杀死鸡、羊和人一样,作为牺牲品……”(库柏,2008c:

161）敏感善良的简感受到了绿巫师的孤独感。绿巫师完工后,简看着这个枝叶制成的巨型偶像,感受到了她沉默之中拥有的强大力量,“就像雷电、暴风雨和地震,那些属于大地和海洋的力量。它超越了时间,无穷无尽,长生不老,超越任何善良与邪恶的标准”(库柏,2008c:46)。这其实就是自然魔法的力量,但是简感到恐惧不已,不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她突然下意识地感觉到这个骇人的偶像那永无止境的孤独”(库柏,2008c:46)。简感到敬畏,同样也感到深深的遗憾,于是她冲动地许下愿望说“我祝你快乐”(库柏,2008c:47)。正是由于简对绿巫师的深切同情与衷心祝福打动了绿巫师的心,她在简的梦中与她进行心灵的交流,告诉她自己有一个秘密。在最后的决战时刻,黑暗的傲慢与恐吓,光明的恳求与说服都不起作用,只有简的爱让她选择站在了光明的一方。其实,她选择的并不是光明,而是简所代表的充满爱的人类。库柏用绿巫师的故事告诉读者人类只有用彼此间真心的爱才能够击退孤独与哀伤,这是“奇幻小说这个文类的核心价值追求”(姜淑芹,2023:44),也是二战后的英国现实,赢得战争的胜利后,留给普通人的是无尽的孤独与无助感,最需要的是爱的抚慰。

第五部《树上银花》继续描绘了人生的痛苦感受,阐释了信仰的力量与爱的救赎。在故事中,打造水晶剑的国王感到“人生是一场骗局,充满了永远不能实现的愿望,永远不能纠正的错误,永远不能弥补的过失”(库柏,2008e:286),因而认为生活毫无意义,只有在梦中才能逃脱这笼罩一切的空虚。国王变成这个样子是因为黑暗的诡计,吉恩向威尔和勃兰这样描述:

> 他们迫使这位造剑人内心感到惶恐不安,害怕自己做了错事,害怕自己完成这样一件杰作后就再也无力完成任何有价值的作品,害怕年老,害怕力不从心,害怕自己的承诺不能实现。这种无休止的恐惧是具有创作天赋的人注定的宿命,总会在他们脑海中挥之不去。久而久之,他就陷入了绝望,心中的恐惧与日俱增,结果就是心灰意冷。于是他心中的希望死去了,取而代之的是一种令人麻木的、可怕的忧郁。他现在已经无法摆脱这种忧郁,他被囚禁在自己心灵的监狱中了。(库柏,2008e:234)

国王只有在梦中才能摆脱对现实的绝望,而他的梦就是一个白头发的男孩给他带来一个结束和一个开始,这个孩子有一位伟大的父亲,他身上有着他父亲的全部力量。这个男孩就是勃兰,他的父亲便是伟大的亚瑟王。显然国王的梦代表着他对亚瑟王的信仰。在国王终于等来了勃兰后,勃兰朝他微笑,并用音乐般的威尔士语抑扬顿挫地告诉了国王五句话,终于将国王从绝望中唤醒。清醒后的国王慎重地把水晶剑交给了勃兰。虽然在黑暗势力摧毁玻璃塔之前,国王拒绝了逃离,但他脸上的微笑以及对勃兰充满爱的叮嘱“快走! 勃兰! 保护好水晶剑!”(库柏,2008e:297),展现了他被信仰的力量救赎后的内心体验与对未来光明终将胜利的期望。而勃兰在完成了光荣使命后却拒绝与父亲亚瑟王一起回到永生的过去,因为他爱那些与他朝夕相处共同生活的人,特别是他的养父欧文·戴维斯和养父的朋友约翰·罗兰兹。梅里曼说那是因为“爱的纽带,那是超力魔法也无法控制的,因为这是普天之下最坚不可摧的力量”(库柏,2008e:359)。勃兰最后的选择无疑呼应了爱的救赎这一主题。

恐惧,是二战后成长起来的一代人的心理阴影,但古老的神话可以赋予人们意志力,与人类爱的本能一起击退那无处不在的黑暗阴霾。《黑暗崛起》中永生武士们穿越时空的能力与读心术本质上都是人的心理活动。当人们面对恐惧时,必须召唤出内心深处的勇气,库柏形象地把这两种意念力演绎成黑暗与光明,让人物在时空穿梭中以身体为载体具象地表现抽象的心理空间。《黑暗崛

起》系列不是动作十足的武侠故事,也不是场面宏大的英雄传奇,而是让人在宁静中体会善恶的交锋、情感的挣扎、战斗的激烈,从而获得心灵的震撼。她对各种历史素材的娴熟运用颇有托尔金之风,语言风格上甚至更胜托尔金一筹,能够将读者的各种感官充分调动起来,开创了心理魔法模式。现代幻想文学的价值内涵始终与它所处的时代密切相关(姜淑芹,2021:199),这是库柏通过构建心理空间探索提升民族凝聚力重建民族信心的有效方式。

4 结语

经历了两次世界大战的英国,失去了日不落帝国的威风,随着殖民地的独立,帝国价值观也开始分崩离析,亟需重建新的民族身份。文学一直是民族身份构建的重要手段,“二战后英国奇幻小说大繁荣,成为探索新英国性的重要体裁”(Ashton, 2018:78)。幻想文学的独特性在于它可以创造符合自己理想价值观的第二世界,然后通过它探讨现实问题。托尔金选择再造一个神话王国,库柏选择回归英国本土,从具有英国本民族特色的历史传统中寻找力量。在《黑暗崛起》系列五部曲中,库柏将故事发生地选在了在二战中遭受轰炸的白金汉郡地区、亚瑟王出生的康沃尔地区与凯尔特文化浓厚的威尔士山区。在这三个很容易唤起英国民众集体创伤意识与历史意识的真实空间里,作者又通过书写文化记忆符号,创造了一个虚拟的历史空间,让主人公历险到过去,从亚瑟王等传统英雄中汲取力量,构建出具有强大意志力的心理空间,运用坚定的信仰、强大的意志力和真诚的爱击败了黑暗,也击败了恐惧、孤独与绝望。借助地理空间、历史空间与心理空间,库柏唤起了英国读者对于民族的集体记忆,传递了增强民族凝聚力,建构民族共同体的理念,拓展了英国奇幻小说的格局。

参考文献:

Anderson, Benedict. 2006. *Imagined Communities:Reflections on the Origin and Spread of Nationalism*[M]. London: Verso.

Ashton, Cat. 2018. “Tomorrow Will Be Beyond All Imagining”: British Identity in the Fantasies of Susan Cooper and Alan Garner[J]. *Children's Literature*(46):78-95.

Baucom, Ian. 1999. *Out of Place: Englishness, Empire, and the Locations of Identity*[M]. 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Bradbury, Malcolm. 2004. *The Modern British Novel*: 1878-2001[M]. Beijing: Foreign Language Teaching and Research Press.

Cooper, Susan. 1983. My Links with Wales [G]// Frank Keyse. *Loughborogh* '83: *Proceedings of the* 16*th International Seminar on Children's Literature*. Aberystwyth: College of Librarianship.

Cooper, Susan. 1996. *Dreams and Wishes:Essays on Writing for Children*[M]. New York: McElderry.

Graeme, Fife. 1991. *Arthur the King*[M]. New York: Sterling Print.

Hand, Elizabeth. 2003. Susan Cooper [G]//Richard Blerler. *Supernatural Fiction Writers: Contemporary Fantasy and Horror*. New York: Charles Scribner's Sons.

Hanson, Heidi and Catherine Norberg. 2016. Winter Feeds It: Cold and the Construction of Good and Evil in Susan Cooper's *The Dark is Rising* [J]. *The Lion and the Unicorn*(40): 62-80.

Levy, Michael and Farah Mendelsohn. 2016. *Children's Fantasy Literatur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Olwing, Kenneth. 2002. *Landscape, Nature, and the Body Politic: from Britain's Renaissance to American's New World*[M]. Wisconsin: The University of Wisconsin Press.

Smith, Anthony. 1999. *Myths and Memories of the Nation*[M].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阿莱达·阿斯曼. 2016. 回忆空间:文化记忆的形式和变迁[M]. 潘璐, 译.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
巴斯东·巴什拉. 2009. 空间的诗学[M]. 张逸婧,译. 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
陈兵. 2013. 冷战与英国小说创作[J]. 黑龙江社会科学(1): 128-132.
姜淑芹. 2023. 奇幻小说的物世界与物叙事[J]. 解放军外国语学院学报(1): 37-45.
姜淑芹. 2021. 奇幻小说文类溯源与中国玄幻武侠小说定位问题[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4):198-207.
李利芳. 2008. 地球的希望之火[G]//苏珊·库柏. 树上银花. 姚锦清,等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刘立辉. 2020. 早期现代英国文学中的地理认知与国家认同[J]. 西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6):139-152.
逯阳. 2021. 济慈诗歌的不列颠书写与民族共同体建构[J]. 名作欣赏(27):38-40.
迈克·克朗. 2005. 文化地理学[M]. 杨淑华,等译.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
莫里斯·布朗肖. 2003. 文学空间[M]. 顾嘉琛,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莫里斯·哈布瓦赫. 2002. 论集体记忆[M]. 毕然,等译. 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
苏珊·库珀. 2008a. 大海之上 巨石之下[M]. 姚翠丽, 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珊·库珀. 2008b. 黑暗在蔓延[M]. 姜淑芹, 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珊·库珀. 2008c. 绿女巫[M]. 赵海虹, 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珊·库珀. 2008d. 灰国王[M]. 舒伟,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苏珊·库珀. 2008e. 树上银花[M]. 姚锦清,等译. 长沙:湖南少年儿童出版社.
扬·阿斯曼. 2018. 宗教与文化记忆[M]. 黄亚平,译. 北京:商务印书馆.
张德明. 2001. 多元文化杂交时代的民族文化记忆问题[J]. 外国文学评论 (3): 11-16.
赵静蓉. 2015. 文化记忆与身份认同[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
朱迪思·赫尔曼. 2015. 创伤与复原[M]. 施宏达,等译. 北京:机械工业出版社.

On the Spaces and National Community in *The Dark is Rising*

JIANG Shuqin

Abstract: *The Dark is Rising* is a series of works created by British fantasy novelist Susan Cooper in the Cold War period. When the British Empire fell apart after the two world wars, it was in urgent need to heal the wounds of war and rebuild national confidence. Cooper has carried on the tradition to draw on mythology for power and tried to build the sense of national community through Anglo-Saxon legends and mythology. *The Dark is Rising* series takes place in Buckinghamshire which was bombed during World War II; Cornwall, where King Arthur was born; and the Celtic-cultured mountainous area of Wales. In these three real spaces that can easily arouse the collective consciousness of the British people, the author has created a fantastic historical space through writing about cultural memories, allowing the protagonists to adventure into the past. The protagonists draw strength from historical heroes such as King Arthur and eventually grow into strong-willed individuals and together a strong group. Through the geographical space, historical space and psychological space with British identity, the series inspires people to overcome their panic and regain confidence, and establish new individual identity and national identity.

Key words: *The Dark is Rising*; space; cultural memory; national community

责任编校:李小青